

精校醫案類鈔

上海千石齋書局發行

圖 13
871



蜀都茂亭氏稿

天彭唐宗海校正

醫因案類錄

武進王浩署



民國丁巳年仲春月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



醫案類錄并言

醫之治病如吏之治獄與例合者照例科斷與例未合者援例比擬是以案無留牘醫者以此以治病又有何疾之不瘳哉喻嘉言先生所著寓意草每於常法之外別有妙諦治之善驗余愛慕之勉而效顰閒遇奇險諸症無不細心揣摩迎合內經參攷仲景有與古治不合者格遵古法有與古治不合者別運神思考古證今方主治一經獲效即立案存記用以自鏡得失不敢忘邀虛譽也友人見余圖說證治之刻諸君子尚不以為狂謬勸將醫案附刻篇末噫是銅言哉益滋愧矣唯念今之溫熱即古之傷寒同是時行熱症漢代以前在冬漢代以後在夏人事既有變遷天時豈無轉移名賢註論醫書均謂今時正傷寒百無一二溫熱病十有八九抑知己與亥同宮異位子與午亦同宮異位亥子之月病者為傷寒己午之月病者獨不可謂傷寒乎此種疑團固結於心未遇高明終身莫解勉從友人之議將醫案分類附刻藉以就正四方開其茅塞知我罪我奚暇計哉

大清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季夏月蜀都自識

醫案類錄目錄

頭痛類

咽喉腫痛類

胃脘胸膈大小腹脹痛類

嘔吐泄痢類

咳嗽痰喘氣類

吐血衄血便血類

往來寒熱瘧疾燥渴類

譫語便閉狂痛類

附錄醫案外症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醫案類錄

蜀都茂亭氏稿 天彭唐宗海校正

頭痛類

頭痛一症六經皆有。太陽之痛在頭。陽明之痛在頭類。少陽之痛在頭角。厥陰之痛在肩背。骨少陰之痛在頤頭。太陰之脉不上頭。是以太陰無頭痛也。但手太陰之肺與手陽明之大陽角表裡。足太陰之脾與足陽明之胃相表裡。太陰之病傳出陽明。亦有頭額脹痛。陰陽交而為陽也。唯其中有虛有實。會風有寒有濕有火。有時行瘟疫。治之者不可不辨。若一陽頭痛。鼻流清涕。發熱自汗。脉浮緩者。傷於風也。主以桂枝湯。若頭痛而發熱無汗。脉浮緊者。傷於寒也。主以麻黃湯。若氣血時損。清陽不能上升。濁陰因而僭越。或氣或血。各當察其所謂。因於血虛者。日輕夜重。加味逍遙散。因於氣虛者。日重夜輕。補中益氣湯。若其人口渴飲冷。頭筋痛而扛起者。胃經實火上冲也。脉必浮大。主以加味升麻湯。若頭痛而胸膈不利。動則眩暈者。痰也。若頭痛而身體重著。腳軟無力者。濕也。均主以半夏白朮天麻湯。若腦痛連齒。手足發厥。口鼻氣冷者。客寒犯腦也。羌活附子湯主之。若頭痛而脚面浮腫。腰膝痠軟者。腎氣衰而虛火上騰也。腎水虛者。脉數而無力。腎火虛者。脉大而無力。水虛者。六味地黄

九火虛者。八味地黃丸。若其人頭大如斗。腫及耳前後者。天行時疫也。普濟消毒飲。若頭中雷鳴。及痛起核塊者。痰火交煽也。清震湯。此治頭痛之大略也。果能將症認確。按病投方。未有不力起沉痾者。

桂枝湯 桂枝 白芍 甘草 生薑 大棗 水煎服

麻黃湯 麻黃 桂枝 杏仁 甘草 水煎熱服

加味道遙散 柴胡 甘草 茯苓 白朮 當歸 白芍 山梔 薄荷 水煎服

補中益氣湯 人參 白朮 黃芪 當歸 升麻 柴胡 陳皮 甘草 生薑

大棗 水煎服

加味升麻湯 升麻 葛根 赤芍 甘草 石羔 薄荷 燈心 水煎服

半夏白朮天麻湯 半夏 白朮 天麻 陳皮 茯苓 甘草 生薑 大棗

萆薢 虛者加人參

羌活附子湯 羌活 附子 乾薑 甘草 水煎服

六味地黃丸 熟地 萆肉 山藥 茯苓 丹皮 澤瀉

八味地黃丸 即前方內加附子 肉桂

普濟消毒飲

甘草 桔梗 黃芩 黃連 馬勃 元參 連翹 橘紅 柴胡

薄荷 大力 升麻

便閉者加大黃

清震湯 升麻 蒼朮 薄荷 甘草 陳皮 薑朮 荊芥 新鮮荷葉

水煎服

葦菴先生素珍調攝。偶於新秋進浴。浴後取涼。陰寒直入少陰腎臟。一日之間。遍身發熱。身

體無汗。微惡寒。患適館於其第。診其脉六部俱屬沉細。正與傷寒少陰症符之。二日口

中利。反發熱微惡寒者相合。主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因恐藥力過峻。加甘草以緩其性。引用

生薑太棗以調和其內。先生畏不敢服。轉商別醫。致使寒邪深入。變成煩燥。夫煩者心也。躁

者腎也。其傳變乃少陰應有之候。此時但以梔子黃連稍清其熱。不難取效。醫者誤為傷暑。且

重其名曰暑溫。一切香如滑石。大劑混投。陰復受傷。陽無所附。症變肉瞤筋惕。兩耳俱沉。閉

目鼾睡。小便短濇。大便不通。視人亦目不轉睛。醫者又以為少陽胆症。藥加數劑。日近危殆。

竟至面赤目瞪。明是虛陽飛越。若不急與回陽。為害匪細。愚力與爭。且將始得與轉變緣由。

詳細辨論。醫者始轉語曰。此症固需溫藥。但用之早。要有時耳。嗣後即進溫藥。不治少陰本

症。愚復與爭。旁觀者聲色俱厲。然方雖不得主。方未嘗不可擬也。其方當用桂枝五錢。以

通暢陽氣。調和血脉。使膀胱之氣得以運化。大小便不利自通。佐以細辛五分。使其直入少

陰。驅寒達竅。復用生芍三錢。收其肝腎之氣。使其不得上冲。且能滋陰。並可監製桂枝。不使發汗。再以附片二錢。鼓其陽氣。散其陰霾。正如麗日當空。群陰俱滅。再用炙草三錢。扶其脾土。使諸藥得以轉運。引用生薑大棗。一以宣布五陽。一以固守中州。了無遺義。再一施。再一之弗用。誠可惜也。但醫者因愚之爭。加以附片。陽氣之回。但頭痛仍不能止。次且督用細辛五分。且將此少陰症反復辨論。益三陰經本無頭痛。因與太陽同病。故有頭痛。太陽與少陰相為表裡者也。且此時晝夜鼾睡。豈非陰乎。至耳沉一症。亦屬少陰。緣其數之脈。屬於少陽。而其所以司啟閉者。仍是少陰也。况新加兩腰疼痛。兩膝硬冷。腰為腎腑。膝為腎關。此所以確知其為少陰症也。醫者嘿然。次日頭痛亦解。諸症皆平。惟陰陽剝削太甚。一身動履維艱耳。幸先生保養有日。雖受毒藥。洵洗尚易。復原患雖未悉軒岐之真。而於此症認之甚確。是以爭之甚力也。

先生諱以信。雲南昆明人。以乙榜遇挑。簽發四川。歷任并研威遠仁壽等縣。昌發華陽縣案首時。主試者王書舫先生。閱卷者聶壽椿先生也。以昌寒苦延館其第。藉以攻習舉樂。朝夕便於講論。先生望昌之心甚厚。昌受先生知遇。欲思圖報。所以不避嫌怨。爭之不置也。首錄於此。以誌不忘。

子萬有之妻。新產冒風發熱頭痛。因未產前一日。偶脫衣服。感受風邪。產後即大熱不止。其妻弟亦業醫者。妄用麻黃石膏酒軍連翹等藥。遂至顛頂頭痛。喘咳不止。僅存一息。延予診治。其脉均在六至以上。問之始得其故。急與養血滋陰驅風斂氣之品。方用生地四錢。炮黃芩八錢。當歸二兩。法夏四錢。廣皮一錢。沉香一錢。炒黑荊芥三錢。炒黑白芷三錢。酒黨參五錢。鹽炒附片三錢。細辛五分。次服減半。附三服而愈。當其未服藥之先。其妻弟再三力阻。當有堅不肯聽。此非萬有信任於子。乃此婦之命不該絕也。雖起一生於九死。實不敢自以為功。但願世之醫產婦產後傷風者。務當先固其氣血。蓋新產之後。其血必虧。氣隨血下。焉能無損。慎勿用猛毒之藥。肆其攻伐。視人命如草菅焉可也。

或問曰。此婦之病。汝用黨參固氣。當歸養血。首烏斂氣。生地滋陰。法夏沉香廣皮以利痰。而止咳。固所知也。其用荊芥白芷驅風。而必令其炒黑。且六脉均在六至以上。明是臟腑熱極。汝初服敢用附子。果何以故。予應之曰。明乎哉。問也。其用白芷荊芥而必炒黑者。以荊芥入厥陰。白芷入陽明。厥陰為血臟。陽明為血海。新產之婦。餘血未淨。必多淋瀝。於散風之中。而即藉以變其舊血。養其新血。紅見黑即止。是以荊芥白芷必炒黑。而後能收其效也。六脉之形。原似熱極。此時雖當意會。以新產之人。其脉必虛。因醫者妄用麻黃細辛。

強逼血液六脉因而騰沸。附子以收斂諸陰脉靜即止。是以二服不用也。若照尋常脉象指以為熱。豈不誤事。或人之疑乃解。

咽喉腫痛類

咽之為言嚥也。下通食管。所以嚥納飲食也。喉之為言候也。下通氣管。所以候氣出入也。手太陽之脉循咽。嗑足太陽之脉循喉。龍手太陰之脉從肺系繞喉。龍足太陰之脉挾喉。龍繞舌本。止於舌根。手少陰之脉上挾咽。下絡小腸。足少陰之脉挾舌本。循喉。龍足厥陰之脉循喉。龍繞舌本。上連目系。出額顙。與督脉會於顙頂。手厥陰之脉起於臆中。從太陰肺少陰心兩脉中間走入肘下臂。不上喉。龍此咽喉脉絡之明辨也。咽喉之病挾熱者十之六七。挾虛與虛寒者十之二三。風寒包火者則十之八九。古人通謂喉症謂喉痺。夫痺者閉也。閉塞氣之出入食之道路也。因於火者脉必數。因於風者脉必浮。因於寒者脉必緊。因於虛者脉必沉。因於虛寒者脉必沉遲。因風寒挾火合而成病者脉必數而兼洪兼緊。通用喉痺飲外吹金鎖匙。再查驗所現之症。在何經絡。加引經藥以為佐治。如現頭痛胸痞者太陽經也。現腹脹氣喘者太陰經也。若痛連顙頂則為少陰。此症多虛。更當體認虛實之症。何以辨之。同一咽喉腫痛。痰如解鋸。茶水一滴不能下嚥。實則痛無止時。舌乾而燥渴。痰黃而成塊。小便短

瀉而黃。此實症也。法當瀉之。用喉痺飲。或用疏風解毒湯。若便閉者。更加酒炒大黃。虛則痛雖甚。至早稍輕。喉雖腫而不燥。痰雖多而不黃。不成塊。大便如常。小便清白。此虛症也。法當補之。即用加味附子湯。或補喉湯。至於罌粟乳蛾。一切喉風喉痺。均不外此治法。余經驗甚多。每遇喉症。無論是虛是實。先合服童便一碗。茶水點滴不入者。童便到口。一吸而盡。益以濁陰之物。引濁陰之氣下降。同氣相求。其效如神。無比錄之。以為治喉症者。增一法焉。

喉痺飲

前胡 僵蚕 薄荷 荊芥 大力 貝母 甘草 射干 豆根

桔梗 元參 銀花 燈心

疎風解毒湯

荊芥 大力 貝母 射干 豆根 薄荷 銀花 桔梗 燈心

竹心

金鎖匙

火硝 礪砂 冰片 雄黃 僵蚕 寒水石 人中白 燈草灰

研末吹

補喉湯

熟地 萸肉 茯苓 肉桂 牛膝 水煎服

加味附子湯

生附子 熟地 山萸肉 麥冬 北五味 白茯苓 牛膝

水煎服

提戎劉蘭亭管帶壽字副前軍調剿雷波夷匪駐紮雷城忽病喉腫日輕夜重點水不能下咽雷波通守王公素以知醫名診治數日概用清熱祛風等藥病勢愈加危殆余適在營勸藥文案往診其脉六部皆沉細如絲口渴而不喜飲水小便清白如常明係腎水虛竭腎中元陽不能下藏蓋無水以養火火遂上騰冲突咽喉咽喉之地窄狹不能任火出入乃結而為腫痛狀似雙蛾實非雙蛾也如再不補水以制陽火引火以歸命門則不可救藥矣群醫皆以為火余一人獨以為虛持論未合深恐耽延貽誤姑當眾先以童便一碗令其熱服蘭亭曰冷水尚不能下嚥安能嚥此熱童便乎余曰試之一吸而盡乃請余立方治之方用熟地一兩山萸肉四錢麥門冬三錢生附子三錢白茯苓五錢牛膝三錢肉桂一錢熬極熟待冷而服之藥甫下喉陡然清爽火症熱症不一時而消歸無有矣以後余凡遇喉症無論虛實先令服童便一碗以助藥力審其虛實按症用藥多獲奇效故併錄之

古渝城劉某年二十餘始而咳嗽吐血繼而咽喉腫痛夜不能寐舌燥口乾延余醫治診其脉六部俱各沉細此陰虛火旺症也用六味地黃湯加牛膝以引火下行服十餘劑始獲全愈後用歸脾湯以培其元氣而咳嗽吐血之病亦瘥

胃脘胸膈大小腹脹痛類

胃脘者喉之下胸之上也。胸在兩乳之上。與心肺同居膈間。小腹均在膈下。手太陽之脈循咽嗑下膈抵胃。足太陽之脈循高腓。貫腓。挾脊抵腰。手陽明之脈從肩下橫骨膈中。絡肺下膈。足陽明之脈循喉嚨下膈。其直者下乳抵臍。由胃口行腹裡。手少陽之脈從肩下橫骨膈中至臍中絡心包。下膈。足少陽之脈由耳後入耳中出耳前下頸。貫胸膈。手太陰之脈由胃之上口上膈。從肺系繞喉嚨。足太陰之脈入腹中絡胃。直上膈挾喉嚨。繞舌本。手少陰之脈從心系上肺。復下膈。足少陰之脈貫膈入胸。直抵臍中。手厥陰之脈由臍中下膈出。足厥陰之脈上抵小腹挾胃貫胸膈。此胃脘胸膈。大小腹之脈絡。即手足六經之所見端也。胃脘之痛傷氣者多。胸膈之痛傷氣而復傷血者多。大腹之痛多由於積滯。小腹之痛多由於陰寒。此致痛之所由來也。若痛在胸肋者。少陽之痛也。小柴胡湯加白芍。痛在胸膈者。太陽之痛也。小半夏湯加茯苓。若胸腹都痛。痛而腹脹滿者。陽明之痛也。加味承氣湯主之。若兩肋掣痛。不連小腹者。厥陰之痛也。痛連小腹者。少陰之痛也。厥陰之痛。芍藥甘草湯。少陰之痛。黃芩四逆湯。此六經用藥之大概也。但其中有氣有血。有熱有寒。有痰有食。有虫有寒。有虛。尤當細為分辨。若其人胸膈腹痛。無定處者。氣痛也。以用調氣湯以降氣。痛不移處者。血痛也。宜用桃仁四物湯以行血。喜冷惡熱者。內有火也。宜涼藥以清之。主用孫氏方。喜熱

惡冷者內有寒也宜熱藥以散之。主用薑犀方。吐沫唾涎者痰痛也。當利其痰。加味二便湯。
噎膈吞酸者食滯也。當奪其食。加味平胃散。脹滿而拒按者為實痛。除其積即愈。吐涎
悸而喜按者為虛痛。補其虛即安。加味異功散。若痛而口吐涎沫唇紅面青者。急痛也。
丸。若胸痛徹背。背痛徹胸者。此名胸痺。由於氣血交亂也。主以括薑半夏白酒薤白湯。
按括薑半夏白酒薤白湯一方。乃仲景先師治胸痺之法。余祖此方以治婦女胸膈疼痛。
審其寒熱。察其氣血。酌加一二味。無不隨手奏效。蓋半夏主燥。能開氣鬱。括薑辛熱。
血鬱。薤白辛熱。專走膈膜。凡人之氣血閉於胸。皆閉於胸之膈腸也。有薤白之辛熱入膈。
膜以攻之。則氣血得以流通。所以立止其痛。其用白酒者。酒行十二經絡。益其陽以通其
竅也。世人不知胸痺為何症。一遇胸膈為痛。輒用丁香砂仁沉香豆蔻諸藥。以溫其胃。不
知胃未得其溫。氣已受其耗也。錄此以為高明者尚。

小柴胡湯 人參 半夏 柴胡 黃芩 甘草 生薑 大棗

小半夏加茯苓湯 半夏 茯苓 生薑 甘草

加味承氣湯 厚樸 枳實 大黃 甘草

芩薤四逆湯 芩黃 甘草 乾薑 附子

烏梅丸

烏梅 細辛

桂枝 人參

附子 黃柏

黃連 乾薑

川椒 當歸

苦酒

即醋也

煉蜜丸

調氣湯

香附

鬱金

沉香

元胡

砂仁

荔枝

廣香

桃仁四物湯

當歸

生地

川芎

赤芍

桃仁

紅花

芍藥甘草湯

芍藥

甘草

孫氏方

貫仲

白芍

黃連

炒梔

乳香

甘草

嵩崖方

良薑

官桂

半夏

砂仁

貫仲

甘草

加味二陳湯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白芥子

加味半胃散

蒼朮

陳皮

厚樸

枳實

焦香

甘草

化滯丹

枳殼

大黃

枳實

甘草

厚樸

廣香

加味異功散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

甘草

木香

藜蘆

括萁半夏白酒薤白湯

括萁

半夏

白酒

薤白

周希凡之子。春月得染風寒。醫者屢表不效。發汗太過。始而肚腹疼痛。繼而吐衄。直抵喉嚨。飲

食不能下咽。夜間不能成寐。日唯飲水而已。有時蟲由下升。有時蟲由上降。病者自知。迭向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醫述醫者不知何病無從捉摸並未有議及治蛇者希凡見其子病勢危殆荷余未治診其脉六部俱微因憶仲景先生傷寒厥陰症中有蛇厥一症夫蛇者人身中之長蟲俗名蟄蟲食蟲是也伏處胃中消化飲食若其人胃中冷胃中虛蛇蟲上越故必吐蛇傷寒六七日膚冷脉微而厥時發寒者此為臟寒蛇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蛇聞食其肉其人當自吐蛇此蛇厥症也今希凡之子四肢未見發厥亦未吐蛇非蛇厥也其蛇直抵喉嚨時而上升時而下降此等病症不唯見所未見實是聞所未聞但既有此病必有致病之由試推論緣希凡之子感受風邪醫者誤以為寒迭次發表麻黃羌活毒劑混投胃中津液盡逼出而為汗連日不進飲食胃中空而又空虛而又虛蛇不安於胃自上而求食是以直抵喉嚨也此時之治唯以安蛇為第一法主用烏梅丸希凡喜而從之是夜三更後其子陡然腹痛大發煩燥輾轉床褥叫苦之聲達於戶外舉家惶惑逼令希凡更醫希凡曰夜漏已深醫者誰來藥即錯誤已經下喉安命聽天姑待明日再為計議眾口實囑希凡亦無如何其子煩燥時許鼾然熟睡希凡以其子數夜未眠戒家人無庸驚覺比至黎明其子大呼索食適有賣湯元者姑取與之食盡八枚尤索不已希凡恐其過食斬而弗與問及前症已不知諸蛇消歸何地矣希凡喜為余告始悟其子大發煩燥腹痛難忍之時正諸蛇各歸其所上下分行之